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常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時隗囂據隴擁眾囂問處曰往者周亡戰  
國並爭天下分裂眾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

乎今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次曰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

曆數在彼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

曰命也爾雅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

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

尚曰天世載德孔安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

順人其揆一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是故劉

氏承堯之祚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

衰其後有劉魯文公世出

漢紹之堯運

然之應得始

天統矣

祖夜徑澤中

帝子斬之殺又

由是知所殺地

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廩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

周公曰孝道洽以通於神明尚言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

所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為舜知何曰使之主祭曰神

者往天下所歸詩外傳之謂之王也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

得偃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

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堯蒼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

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遊說之士至比天下

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魏器曰秦夫其鹿劉季逐

取天下若逐鹿得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曰神

器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聞於天

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善曰說

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

也思有短褐之藪擔石之蓄善曰昭曰短為桓桓禡也毛布

重衣也字林曰藪大篋也晉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

壑善曰昭曰一為一推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何則貧

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況乎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神明之祐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齊其大

海之內宗廟也為之神明主也故雖遭罹厄會窮其權柄

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

野公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尚言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  
所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為舜知何曰使之主祭百神  
者往也天下所歸詩外傳曰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  
得德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  
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堯世俗見高祖與於布衣不達其  
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遊說之士至比天下  
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魏器曰秦夫其鹿劉季逐  
取天下若逐鹿得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善曰神  
器天下共分其肉為御之物書曰老子曰悲夫此世之所以多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

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聞於天  
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善曰說

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善曰昭曰短為桓桓禠也毛布  
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  
壑善曰昭曰一為一推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也何則貧

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況乎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神明之止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

海之內宗廟也為之神明主也故雖遭羅厄會竊其權柄  
言曰天因祿也

勇如信布強也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

善曰史記曰五軍下邪自號  
八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  
信君此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

深又況么麼不  
及數子而欲間干天位者也善曰鴟冠子

任用么麼動  
俗文曰不長  
小驕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鴛駘也今謂馬

故為蹇之乘  
蹇蹇也呂氏  
賁驥者為其

陳涉曰鴛雀  
蓋賁曰夫鴻

棟梁之任應  
音節稅斗筲  
之劣切

足筭也何易曰  
與餽同音速

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

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毋止之

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

文王陵之毋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

為漢將而毋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毋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

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

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全宗祀於無窮垂策善於春秋

而況大夫夫之事乎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

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道德於

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嬰毋知廢陵毋知興審此二者帝

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與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

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三曰神

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四曰寬曰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

也善曰高祖以張良以運加之以信

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善曰論語子

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

也善曰漢書曰高祖以問張良其欲立六國

漢王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

豎儒幾敗乃公事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

道秦不宜踞見長著沛公起關之謝之延上坐食其誅無

陳留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

都洛陽不便不如八關據秦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

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

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

黠布賈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

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相此四人之力也與韓信

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

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

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

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

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各

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也  
遂產高祖說文曰姪孕也如蔭也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也  
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

負貫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也  
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也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

知所處善曰漢書秦始皇曰東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

常得之高祖至問呂后曰季所居於舟切始受命則白

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舟切

地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地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

也霸上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善曰漢書韓信謂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緒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

所謂取舍不厭斯位將端不同斯度善曰也而苟

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

量力論語孔子曰不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

知命無以為君子傳曰趙孟過鄭印反賊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遇

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

覬覦杜預曰下不望上位距逐鹿之誓說審神器之有

授貪不可莫無為二母之所笑善曰今本作莫則福祿疏于

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尚書曰四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教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

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

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夫也班超字仲升徐令處之少子也

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

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東觀漢記

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後兒老毋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社今之文人魯國孔融

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為享

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

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

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長詩蓋君子審

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楚辭曰君子必審諸已量

人王逸曰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

量度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

之匹也曰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農之間兮此亦其

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

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  
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  
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臯不  
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後與孔子高辯至於雜以朝戲及其  
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所善揚班傳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  
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  
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  
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王於引氣不齊巧拙有  
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相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  
教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  
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  
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  
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

禮伯馬遷書曰西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曰隱約者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  
已惟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  
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  
也鄭玄禮記注曰懼恐懼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  
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  
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  
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魏氏春秋曰曹周字元首必帝族祖

曹爽率不能納為私農  
太守少帝育王芳也

昔夏啟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

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三十九王六葉禮曰受為天子

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固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

天子二世而亡何哉周有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其其民

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六與人共

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

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非周漢書贊曰孝宣帝

良二千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非周漢書贊

石乎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無親疎而兩用矣多同異而並進

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無路塞逆節不生

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節郡漢書主及其衰也

父假說上曰今久法割削諸侯則逆

相文帥禮齊文相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其無以縮酒寡人

是微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將以城成周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後也為宋後亦職也二伯怒曰

必以仲幾為戮乃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一霸之

紀年曰凡夏自禹

以至於秦十七王

秦為天子

其其民

非周漢書贊曰孝宣帝

非周漢書贊

矣多同異而並進

并無路塞逆節不生

郡漢書主

及其衰也

齊文相

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其無以縮酒寡人

是微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將以城成周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後也為宋後亦職也二伯怒曰

必以仲幾為戮乃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一霸之

後漢書曰二霸之

左氏傳曰楚國方城以為

周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女效情散於曾懷逆

族蕃滋枝葉碩茂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弁

史記曰越王勾踐自

會稽歸拊循其士民

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

本根賴之與

謀消於唇吻

反粉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

本根賴之與

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

族蕃滋枝葉碩茂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弁

史記曰越王勾踐自

會稽歸拊循其士民

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

族蕃滋枝葉碩茂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弁

史記曰越王勾踐自

會稽歸拊循其士民

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扶韓京侯趙敬侯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京侯滅鄭并其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

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被簡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替為

廉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秦據勢勝之相持莫得居其虛立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勝之

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

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取進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哉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

也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易曰其亡其亡繫

轉長宵半楚辭詩曰獨耿介而不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筭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

下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

卿慢世越禮自放擯鼻居市不耻其狀託頗悅鄭生偃無疾避患茂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取白衣官偃謂一偃人也范擘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

拜議即告歸因和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未知古人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未知古人

心且從性所翫官公可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與賦序曰染賦高臺驟登踐清溪時陵亂爾雅曰水正頽魄不再圓傾

義無兩旦魏月魄也義和謂可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網集

金石圖各勉玄髮無貽白目熟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

形丹青各勉玄髮無貽白目熟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

有賦因歌遂成賦以用布親忠也言忠切

### 臨終詩一首

#### 歐陽堅石

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湯母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

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

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變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

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苟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

欲適四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况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乃盤遊無度往蹇來連孔叢于

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况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周易曰屯如遭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古人達

歌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古人達

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

氏傳遠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

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誅乃行誅大胡

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

記太史公曰商君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其天資刻薄人也

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諂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

君之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

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

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直

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

黔首豈可得哉趙史曰二世齊

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

日願得妻子為黔首開樂處

郡國離心衆庶潰叛

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

史記曰

有德北夷人離心勝廣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日矣秦竊自號謂是帝而

子第為匹敵而難之向使治  
其網溥于之策抑李斯之

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  
之後禁功臣之勞士有常

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  
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

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  
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

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  
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

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吐也五年之中而  
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

位於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  
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  
易為力理勢然也班固漢書贊曰

漢無尺土之階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業

鏘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

權圖危劉氏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

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

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

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

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

曰齊悼惠王加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向使高祖踵

亡秦之法王曰楚辭注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

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

十上下無別漢書曰漢興懲秦律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亡秦孤立之於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即賈誼曰諸侯強

兼郡小者連城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

盛長亂起姦上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令海內之勢上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  
無誅伐之事上帝不從漢書賈誼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  
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  
發高祖釁成又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  
過可削文帝竟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  
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於是方議削六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  
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潁川濟南楚趙亦皆反  
猥由所謂末六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  
也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  
也杜預曰折其本也之尾其可掉也氏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

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其人  
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  
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  
分為六梁分為五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  
淮南分為三也事班固漢書替得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或以耐金免削  
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  
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耐飲  
耐受金小不如王福薨無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  
子國除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  
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

劉向文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

漢書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教十上以至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明然嘉其言常嗟嘆之

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

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

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

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毋右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

禮散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

封扶策侯又曰部卿侯閔以莽篡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位獻神書言莽符封列侯部音吾

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

能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材篤論都賦曰千時聖帝無不世之姿

為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

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

期至於相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帝立曹騰以定策

實武謀許中官曹節矯詔誅武朝無九難之臣外無同憂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本末

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尚是天下鼎沸文姁凶並爭張超

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秦藪社預左傳注曰燼火餘木也

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矣悲夫大祖武皇帝躬聖明

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取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

傾覆復龍飛譙市鳳翔充豫州州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



屬豫州東京武曰龍掃除凶逆重  
飛白水鳳翔參疑

不取鯨鯢而封以爲大義也  
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

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都許漢音頓  
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

地義感人神漢民奉天禪位大魏大  
魏之興于今二十有

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

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子第王  
車覆後車戒也

之民宗室窳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  
擁均匹夫勢齊凡庶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  
之助非所以安社稷

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

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  
任或比國數人或兄

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  
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  
蓋亦強幹弱枝也

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  
師之帥而宗室有文

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  
百人之上使夫庶高

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臣猶人之  
御羣

騁其駿足也畢志其內未得  
牛馬故以衡軛喻馬

能聚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  
根朽則葉枯枝繁者

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  
至死不僵扶之者衆

也魚連子曰百足之蟲至  
此言雖小

可以譬大司馬相如  
石不可一朝而立

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木也木之有根則根深則木固根深則木茂木茂則葉繁葉繁則枝葉若造次徒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尚書曰惟黑壤而墳起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于居猶懼其離叛危急持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厄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不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系本曰烏曹局戲也六著

博許慎說文曰博二棊也楊雄方言

帝弘嗣

吳志曰帝弘字中庶子時蔡頴

嗣吳郡人為太子

太子和以為無益命射孫皓誅之裴松之諱改也

在東宮性好博奕論之後為中書僕

盖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力不稱

論語子曰君不稱論語子曰君

名不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勵

勵操晨興夜寐不

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

行越之勤董生之篤

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

苦日寤越中牟之

友曰何為而可以先此苦耕也其友

苦如學學三十歲

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

不吾怠不休人將

董仲舒不取春秋五年不寤周成王其精

不書曰且以西伯之

聖姬公之才猶有日吳待旦之勞向公曰文王自朝

用成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感三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以待旦不合故能隆興

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丁歷觀古今功名之

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陶勤思平惰其業窮

困不易其素是以下或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

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

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

欲衰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賢其言遂授之繫

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不怠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

哉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

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

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

關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

衣物徒慕易行古切賜也賭丁庶恥之意弛而忿戾之

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之問訪

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相譚新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

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

相絕遠要以手便利下者守邊越作罫白生於小地猶薛

公之言察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遠

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越作罫勝敵

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碁皆生

無封爵之賞獲地無蕪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

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中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

孫吳之倫也劉向闡其賦曰略觀園其法於用兵法者無

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

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

劫殺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

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

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

耽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忘食乎夫然故孝友之行

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

仕得人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勇略之士則受熊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

曰如虎如貌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百行兼苞文武並驚

孝經鈞命決曰引博選良才旌簡髦俊日旌表也設程

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

之良遇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當世之士宜勉思

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

左氏傳宮之奇曰號叔為文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

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二百孰與萬人之將

邯鄲淳藝經曰棊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衮龍之服金石

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質博奕矣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

都賦曰脩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假令世士  
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貨易之也移博奕之刀用之於詩書是有類閱之志也用之於知計  
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  
論過秦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  
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恭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  
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  
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  
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

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

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此  
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

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疏也夫神仙  
說文曰粗疏也

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

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尚書傳  
較明也

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至於道養得理以盡性命上  
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

老養生經若子曰人  
天朋以百二十年為

限節度護之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

之何以言之夫服藥

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

離漢書曰上問左丞  
相周勃曰天下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  
謝不知汗出合背燥不能對顏師古

二歲出入幾何勃曰  
曰決露也問易曰決

汗其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

銜哀七日不飢毛詩  
曰終

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鬻然飢  
謂子思曰及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七日夜分  
不瞑

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殺憂則達旦

不瞑古賦字韓子曰  
公重漢水

之上有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詩曰  
如有殿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

不寐達旦勁刷理鬢  
賦謂之剛壯士之

醇醴發顏僅乃得之

通俗文曰所以  
何休公羊傳

曰僅劣也壯士之

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

淮南子曰荆  
高漸離

意為燕太子丹刺秦

易水之上荆刺  
目裂背髮植衡冠  
由此言之精神之  
不形骸猶國之有君

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

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同不可誣也種口一稼言種穀於湯之

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

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之湯七年旱說文曰

溉灌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

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善養生要彭祖曰憂恚

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苦者也國語曰使能

成嘉穀君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

之力也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

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

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

行血氣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

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記勝之田農

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十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

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鄒俠切一曰

謂區隴而種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

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

人重揄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

曰啖揄則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

不歌覺也

歡獨念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以梧桐葉繁

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皆旋使

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口薰辛

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

久食又曰猪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山處頭而

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

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

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

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

溺中覆之皆有常處頸處險而癭於齒居晉而黃唯險阻

人有遇得乃勝殺取其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

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推此而言凡所食之

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

言

長也延年故神農曰上茲示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

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又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若延年中

藥一百二十種為臣土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

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

也而世人不察惟五劫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徑

哇誅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驚其腸胃莊子曰五穀之味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

鄭文曰驚監謂練化之百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

之驚今之驚字也思慮

亂也文子曰脩思慮

理而動者正氣思慮

又曰真人純粹應劭

漢書注曰粹淳也

產曰葦爾小國社預

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



能久手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

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

晏焉關雎歎之知好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

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信

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善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

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

曰裁乎無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

也以下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末

兆老子曰未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

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

疾也桓侯曰齊桓公在簡子前且二扁鵲療簡子東過齊

侯曰錯常昭曰魏血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

竟桓侯然此桓侯室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

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

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

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

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

益之以吠古澮外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一脊吠澮距川孔

深尺曰吠廣二尋深三仞曰澮吠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

盈尾閭泄之不知何處時已而不慮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

海尾閭泄之不知何處時已而不慮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

故稱尾間者聚也水聚族之虞故稱間也在扶桑之東有  
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  
焦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  
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  
患在後又恐兩失內徒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  
國之後又恐兩失內徒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  
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  
得又未迎侯如此往一遂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  
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塵善登木猶獸心戰於內  
名聞人聲乃猶豫緣不如此工下故稱猶豫獸心戰於內  
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  
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  
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  
延叔堅曰豫章與枕小相似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  
須七年乃可別耳枕立日尤  
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  
希王逸楚辭注曰無名曰靜

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不效不求論語榮弱曰滔滔而

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

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

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

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管非欲而疆禁也左

傳曰名位不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

國語單襄公曰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濁著慎子

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濁著慎子

德精微而不可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

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

寂然無思慮氣不能襲也易曰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

人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和。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以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也。河上公曰：六順者，天理也。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也。朝陽綏以五絃。毛萇詩傳：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後身至莊子曰：棄事則形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為相合萬物皆化之門。忘歡而後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忘歡而後。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不勞遺生。若此以往，怨可與羨。無有哉？聲類曰：始皇之心，度物也。

運命論一首

類與亡之春運也

李蕭遠

其文遂起長政有美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若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

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

介紹介也禮記唱之而必

燕人盧生求羨門常昭曰

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

道入浮丘公也列仙傳曰

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

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

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

能相推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

家為尋陽續病卒

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

常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

明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

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有親

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

介紹介也禮記唱之而必

介紹介也禮記唱之而必

合符論語子曰知者不言

者不知是為玄符同得失不能疑

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

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

徒人事我授之者天也告

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

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

人出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

變白有變赤赤變黑黑變

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

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

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羊

龍見而聖人用曰易曰見群

而萬物親又故伊尹有莘氏之

媵臣也而阿衡於商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

衡左右商王尹也太公謂

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曰太

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太

韞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田于

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

龍非虎非狼非得公侯天遺汝

矣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

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春秋曰九亂也若必始乎

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

虞乎虞如非遇也其處於

也者其本也其定分也謂也

三略之說略河圖曰黃石

張良受黃石之符誦

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

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

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

人言皆非張良之拙說於

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

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漢書張良然別張良之言一也不

師詩大雅曰維節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

毛詩大雅曰維節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

毛詩大雅曰維節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

毛詩大雅曰維節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

毛詩大雅曰維節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

毛詩大雅曰維節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

毛詩大雅曰維節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

毛詩大雅曰維節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

毛詩大雅曰維節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

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亦春秋考異  
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陸秦林命曆序曰文王受丹  
書呂望位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  
彼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秦圖謀襲鄭伯晉戎同心  
遮之穀谷反呼若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  
篇曰格量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  
度之也  
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  
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詩云惟嶽  
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  
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豈惟興  
典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  
主亂亡者亦如之焉有興主之士也幽王之惑褒女也秋  
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終而藏之乃吉於莫之取終而策吉  
之龍亡而聚在夏氏乃焚而去之此三代莫之取終而策吉  
王之未發而觀之聚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  
之聚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遵之既筭而  
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靡孤箕服  
實亡周國於是官一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  
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  
哀而取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久曠罪棄  
子出於褒是為幽王遂殺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曹伯陽  
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曹伯陽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官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  
振鐸請待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攻弋曹鄙人  
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攻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夷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  
食而宿焉魯人及之遂使為豎宗之婦人獻為政問其姓對  
余子長矣召而與之遂使為豎宗之婦人獻為政問其姓對

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亦春秋考異  
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陸秦林命曆序曰文王受丹  
書呂望位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  
彼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秦圖謀襲鄭伯晉戎同心  
遮之穀谷反呼若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  
篇曰格量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  
度之也  
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  
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詩云惟嶽  
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  
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豈惟興  
典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  
主亂亡者亦如之焉有興主之士也幽王之惑褒女也秋  
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終而藏之乃吉於莫之取終而策吉  
之龍亡而聚在夏氏乃焚而去之此三代莫之取終而策吉  
王之未發而觀之聚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  
之聚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遵之既筭而  
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靡孤箕服  
實亡周國於是官一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  
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  
哀而取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久曠罪棄  
子出於褒是為幽王遂殺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曹伯陽  
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曹伯陽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官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  
振鐸請待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攻弋曹鄙人  
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攻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夷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  
食而宿焉魯人及之遂使為豎宗之婦人獻為政問其姓對  
余子長矣召而與之遂使為豎宗之婦人獻為政問其姓對

遂遇疾馬登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吉凶成敗  
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徵叔孫不食卒  
各以數至春秋若異部曰古凶有救存亡出象玉命論曰  
數謂天咸皆不或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  
道也

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書也文謂文德也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  
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起者或六世八

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  
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廓今河南也武王

遷之成故自幽厘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九  
王定也故自幽厘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九

毛詩序曰蕩召桓二霸之後禮樂陵遲自厲王至于二霸  
公傷周室夫壞也應九而衰也毛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

之卒凡有九世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

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

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  
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節玄曰文

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未者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  
惘誠也靈景周之王齊趙燕楚秦也自告烈之極積於

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秦也自告烈之極積於  
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西烈之極積於

亡秦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言周人之教以前說稱此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說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曰言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有曰孔

曰漢祖輕文學而簡治極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有曰孔  
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以通字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水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揖讓於規矩之內閭周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

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曾  
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一也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

水名也史記曰甚矣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孟軻孫卿體  
閭如也相子新論曰絕其端其命在天

閭如也相子新論曰絕其端其命在天

閭如也相子新論曰絕其端其命在天

二希聖從容正道不以取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其殆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不

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昧不

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

顏回嘗望孔子也禮也文嘉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

曰從容中道陰陽度仁也嘉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

也孟子曰在薄故孔孟一明不能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

周於魯衛以仲尼之世何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魯定

司寇季相子受齊女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靈公置

粟六萬居頃之或譜孔子於靈公孔子遂行適衛靈公置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已心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

孔子楚令尹子西曰工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帥有如子此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

者乎曰無有且楚之世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

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世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

數千里乎賢弟子在費武王在鎬卒王昭王乃止以仲尼

得據土壤賢弟子在費武王在鎬卒王昭王乃止以仲尼

之仁也而取讎於相雅樹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

樹孔子弟子曰可以其如予何孔子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

曰天生德於予相雅樹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

於陳蔡蔡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子姓拜禮焉路出乎陳

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以仲尼之

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居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

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居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

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物周易曰智周萬言足以經萬世而

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行足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問說苑趙衰子謂子路曰吾嘗

明君乎孔子不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蔡楚

也毛詩曰蠹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其不

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

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伯魚

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舟伯牛閔子顏

也皆具聖人之體微也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

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已養高勢動人主黨以封已常昭

事不使知政遂名偃息養高三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一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

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

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教於西河之吾與文侯師事之而嘗問國政焉禮記曾子

謂子夏曰吾與事夫子於陳羣故曰洽亂運也窮達命

論語往曰不得有非問之書也故曰洽亂運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

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沈湘之哀

漢書曰天子亦賈誼誼任公卿之佐絳灌之屬盡言之乃毀

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男屈原原楚賢君也被讒逐投

音義曰屈原赴湘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

命矣周易曰樂工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

抑而道不可屈書孫實曰道不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

譬如水也通之於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

小出之濤流於



於水及海者命曰淵水出於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出於地則  
土潤淮南子曰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  
雨施天下平也地無公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  
月土潤澤暑鄭六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  
濁受濁以濟物下傷於清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廉正  
行水也美哉水也清其濁無不來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  
長久也管子曰土水清其濁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宋式甚  
切是以聖人處空如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  
道得於此則夫中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窮達一也禮記注曰迂犯也玄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  
必湍之物廣雅曰垂水出也論衡曰風衝之行高於人衆必非  
之史記曰商君諡秦孝公曰夫前監不遠覆車繼軌曰毛詩  
有高人之行也

鑒不遠晏子春秋曰然諺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  
曰前車覆後車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  
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班固漢書贊曰班固其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  
刑辟自與殺身求遂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多  
曰不觀巨海何以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多  
知風波之患也

貴在天論語子曰天曰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  
於秦漢不求而得不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  
曰不徼道之將發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豈獨君  
自遇

子恥之而弗為丁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

子恥之而弗為丁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

士遽蔭戚施之

八拜而交憲謂子貢曰大希世而行比

曰苟合取容

燕毛曰云燕婉之求遽倏仰尊貴之類遂迤勢

蔭不鮮又曰燕

利之間類杜預左八傳倏仰尊貴之類遂迤勢

能仰史記曰蘇

謝曰見季子位而蘇茶梗遠迤而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

否應之如響

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以闕者為精

神以向昔為變

通者周易曰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

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孟子曰太王居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

曰脫誤也毛詩

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

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

執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

失二者孰賢鄭

禮注曰賢猶勝也儀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有

淫其聲色

杜預左氏傳也脉脉然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相

脉脉謂相

視貌也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

滅其族也

尸子曰我必利雖殺開諸紂殺王子比干

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

鼻决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

野之蓋知伍子胥之屬

燭音鏤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楚也

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王及列

於齊屬其子鮑氏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劍名也左傳

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劍名也左傳

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

使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馬用之子常曰是

持師盡滅其族以誅其國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

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

詐面欺使使薄責湯湯自殺諸子飲牛養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養為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

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死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頭作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蹢躅其尾漢書曰成帝立故夫丞相奏頭舊惡免官徒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故夫

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丘

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間其門也漢書

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惟講誦弟子傳以文次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問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其為實乎則執杓

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愛也相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丘譬如

之深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

之善千歲之積譽也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

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貧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

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雜陽耶襄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慈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柯曹子曰願請汝陽推直紛而守教更海陵之倉則山坻

之積在前矣漢書曰慰恤難服屢曰難音推今兵士推

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警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

詩曰曾孫之使如京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

傳曰京丘也鄭玄曰使如京毛萇詩投社而登鍾山藍田之

上則夜光璵余璫頰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投社曰擲廣雅

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

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李平

杜預曰璵璠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已甚寡不

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風驚

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六疾待其前

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

曰天生六氣滯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乎疾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明淫

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

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奔競之倫禍

自以為審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故古之王者蓋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

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

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行其義古之君子蓋恥得之

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矣乎天人之性核胡乎

邪正之分不及衆衆之曰衆正之所積其禍無不遠無權乎禍福之

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與始也尸子曰聖

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曰禍福之門也管子曰

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

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

彼取若夫出處不遠其時默語不失其人道或出或處或

此或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雖從其時之性語默出處

語或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

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謂之璇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璣玉衡以齊

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

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柱子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

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文毛詩大雅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占下也吞寶威曰王塗燕

臣竊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弛者小王室遂卑郭帝絃

皇綱劇秦新日及定王王室遂卑書傳於是羣雄蜂駭

曰系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書傳於是羣雄蜂駭

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董卓志曰滿大以孫堅為長沙太守

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威曰雷動電發堅權略紛

過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堅權略紛

傳曰燕安也翼敬也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

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辯亡論上下二首孫謀以燕翼子者

辯亡論上下二首孫謀以燕翼子者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占下也吞寶威曰王塗燕

臣竊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弛者小王室遂卑郭帝絃

皇綱劇秦新日及定王王室遂卑書傳於是羣雄蜂駭

曰系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書傳於是羣雄蜂駭

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董卓志曰滿大以孫堅為長沙太守

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威曰雷動電發堅權略紛

紘忠勇伯世公羊傳曰善者也及於成稜則夷羿震盪盪兵

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壽公書曰威稜魏莊子謂

晉侯曰寒泥伯明氏之讒子第也夷羿收之以為已相社

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祝

執醜虜箋云馘所遂掃清宗枋音補蒸亦裡皇祖于枋毛詩曰

曰枋廟門內之祿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

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

廟祠以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颶起之師跨邑哮呼闕之羣

太牢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巨闕如虎尚書武

熊如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

并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

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魯仲曰夫州吁阻兵或

而安忍杜預曰阻怙也又君子曰定侯所謂無怙亂也兵或

師無謀律喪威拾冠言出師之必出師無律也拾冠言

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冠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威凶左忠

氏傳長弘曰毛其必自是昆吾捨之曰杜預曰拾然也

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武烈既設長沙

柏士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

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耆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

范曄後漢書陳

旬月之間神兵

柔服而江外底

也柔服德也二

矣尚書曰震澤

充國頌曰賓禮

諭以威德賓禮

曰班伯諸所賓

豪又述曰賓禮

禮替名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

策徒居

昭為謀主班固漢書

吳志曰策以彭城張

周易曰先王

明罰飾法趙

周易曰先王

明罰飾法趙

明罰飾法趙

明罰飾法趙

舒與周瑜相友  
大夫江淮間人  
收合之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

聰哲故同方者  
人類附等美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

周易曰方以類  
又曰同聲相應  
吳周之胄齊也  
或如臧孫紇干

害旋皇輿於夷  
反帝座乎紫闈  
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

迎漢帝繁欽辨  
庚臧榮緒晉書  
庚者載車之所  
旨曰攀台階闕

物戰國策張儀  
毛詩曰天步艱  
配天不戎車既  
失舊物戎車既

室見邳都側目  
凶側目禍不旋  
暉後漢書陳蕃  
周易曰富有之

帝謚曰大皇帝  
以奇跡襲於逸  
軌敵心因於令

於故實播憲稽  
乎遺風行國語  
樊穆仲對宣王  
記曰宣王即位

成康遺風諸侯  
復宗周室也而  
加之為篤固申  
之以節儉

疇咨俊茂好謀  
義斷尚書帝曰  
疇咨若時登庸  
丘園旌命交於

塗巷夫招士以  
貴于丘園東帛  
謝承後漢書曰

州鄧道不應故  
家彥尋聲而響  
臻志士希光而  
景驚異人

輻湊猛士如林  
班固公孫弘贊  
曰異人並出文  
子曰群臣

曰安得猛士守  
林四方於是張  
昭為師傳昭以  
師傳之禮周

瑜陸公魯肅呂  
蒙不之傳為腹  
心出作股肱子  
明汝南人也

為武威將軍南  
郡太守餘並已  
見三國名臣頌  
毛詩曰甘

赴赴武夫公侯  
腹心尚書曰命  
汝子翼作股肱  
心膂

赴赴武夫公侯  
腹心尚書曰命  
汝子翼作股肱  
心膂

赴赴武夫公侯  
腹心尚書曰命  
汝子翼作股肱  
心膂

寧凌統程普

齊朱相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

郡人也少有氣力

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

太守遷盪寇將

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

朱然字義封朱

休揚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

年十三乃啓策

乙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帥韓當潘

璋黃蓋蔣欽周

亦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

督之號又曰潘

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

又曰蔣欽字公

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

九江人也拜漢

十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

為風雅則諸葛

埋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志

軍又曰步騭字承

子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

主記權稱尊號

八陸遜為丞相誨育門生手不政事則顧

雍潘濬呂範呂岱

以器任幹職吳志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

武將吏隨能所任

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

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推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

範字子衡汝南人

也權拜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

太司馬又曰呂岱

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

拜太司馬岱清身

奉公所在可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

惇以諷議舉正

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領吳志曰虞翻性不

人也孫權統事辟

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然吳郡人也

郡人也德量淵懿

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奉使則趙

為車騎將軍出補

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以奉使則趙

咨沈珩衡以敏達

延譽吳志曰等主也咨對曰聰明

智雄略之主也帝

問其狀對曰網魯肅於凡語是其聰也

按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

州兵不血刃是其

智也據三州子德度南陽入拜騎都尉

身於陛下是其畧

也吳書曰咨子德度南陽入拜騎都尉



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于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  
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  
老延君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祥協德常昭漢書注曰  
于四方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官  
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知風氣聞於郡中  
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居水切天文志曰臣主共  
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杖祥也居水切天文志曰臣主共  
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機音味機而越人董襲  
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味機而越人董襲  
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元襲從權起之襲督五  
樓船往濡頃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躬乞使  
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  
斬於是莫敢于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  
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效勞進位備將軍連安二十年從擊  
合肥奮命戰死權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  
京之自臨其喪

推召為公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符曰劉騶長  
子基字敬與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騶都尉虞  
翻醉酒犯竹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  
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  
也謀無遺譖舉不失策廣雅曰諳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  
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其輕重也

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衡天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  
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漢書晁錯曰戰勝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  
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  
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

子曰子貢南遊羽檄萬計龍躍順流扶鎮邪而羅者以萬  
於楚過漢陰計周易曰見龍鏡騎千族虎步爾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謨  
在田或躍在淵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吞

江澔之志一宇宙之氣水毛詩曰而周瑜驅我偏師黜

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荆州權遣瑜與備并力喪旗亂

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適左氏傳曰吾視其轍亂望漢

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無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

閔羽之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因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先主

遜大破先主軍遂奔船還魚復陸遜從諸軍四面感先主狙于永

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從諸軍四面感先主狙于永

解馬鞍山在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曆曰曹公出濡

西陵之西上權以水軍圍取三千蓬籠子輪不反魏志曰張

餘人其設溺者數千人蓬籠子輪不反魏志曰張

蘭別遣臧霸至皖計吳吳將韓當之兵逆霸與戰于蓬籠

楚辭曰登蓬籠而下隕兮王逸曰龍山名也公羊傳曰

馬隻輪無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志氣挫鋒勢劔六財匱而

吳荒然坐乘其弊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故魏人

請好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遂躋天號鼎

時而立方言曰躋登也漢書劇孟說韓信曰今為天下西

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王逸楚辭注東包百越之地

南括群蠻之表賈誼過秦曰南一十百越之地於是講八代

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

告類上帝拱揖群后尚書曰禘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

書曰班瑞于群后與引也臣下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

曰缺若上下恭揖群后臣下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

君子曰被敵為果致果臣下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

漢書伍被曰疆旁臨江臣下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

說文曰鍤鍤有鐸也亦長度之盡規於上四民庶業于

下尚書曰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書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

商各守其業化協殊裔風行遐邇杜預曰天子之地一

所界也言乃俾一介行人撫述杜預曰晉人使子

風教及速一介行人撫述杜預曰晉人使子

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心駿擾於外閑周禮曰天

曰馬六種鄭玄明珠寶實耀於山以府王之金玉玩好珍瑰

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曰夫躬曰羽輶曰軒騁於

南荒衝朝息於朔野使楊雄若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

豐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

天下無道戎馬生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幼主孫亮也吳志

少子也立為太姦回肆霍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

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綽使宗正虔修遺

定惡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

也降及歸命之初晉賜孫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尚書曰尚被典刑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

以蹇諤盡規吳志曰孫皓即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

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

聞唯唯子不聞問舍之而范慎以威重顯績字公緒

諤諤盡規已見上文右經緯三益之友時人榮

遷將軍督領盜賊字孝敬廣陵人也

之孫皓以丁奉離斐以武

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即位為冠軍將軍魏時諸葛

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

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

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

音相述是問孟宗丁固之

公卿吳志曰孫皓以左右

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

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

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

至三易為樓玄賀邵之屬

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

皓字易為孫皓遂用玄為

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

郡人也孫皓遂用玄為

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

故曰機事所揔號令依

首君也股爰及末葉群

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

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

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

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

而主下怨而上不知此

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

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論曰楚師深入鴻非有

智伯灌激之害子墨

門曾無藩籬之難

引汾水灌其城不設者

子築室之園燕人濟西

之隊申叔時曰築室

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

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

稷夷矣左氏傳曰君子

曰昔待其西漢之問而

太康元年四月王濟鼓

頭吳主孫皓面縛與魏

奚救執襄陽記曰張梯

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

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曹遂及之為晉軍所殺夫

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衰日之眾向時謂太

之曹劉也曩日謂昔日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險阻之利俄然未

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彼此

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

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

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哀以思其民怨劉公

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南子曰偽之生飾智

祐三遠在海濱夫吳相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

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缺之為人也聰明

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謝曰後漢書曰延篤遷京

北尹卹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披呂蒙於戎

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

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

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疾不見權人表以林託家與致之

濟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

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鄰也亦王以為軍中彭仲爽

申傳也文王以為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

囚後皆耀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夫肯陰意將以孤無古

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官之毛善下地拜謝即以推誠

信士不恤人之我數量能授器不虛羅之我偏執鞭鞠躬

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鐵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

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

復請見其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萬軍而各志懼不

糧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習發人衆多載資糧

為軍後早官非食以豐功臣之賞披虛已以納謨士之筭

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早出而盡力乎溝洫

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根政數虛已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令不敬臨淮人也周瑜

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世不可令去也權即

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心合榻對飲又曰士

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太守即將軍承節度

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文州刺史燮入率兄弟奉承節度

權加燮為左將軍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

言而割情欲之歡射虎虎嘗突前擊持馬鞍昭變色而前

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

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祭天

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

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拉

言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

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爾於

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即中褚逢齋以酒虞翻伏地陽醉

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未自起行三爵後終善士雖

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劫左右自今酒後

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勅左右自今酒後

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分滋損甘以育凌

言殺皆屏氣跼局踏者以伺子明之疾

統之孤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

賜千金欲數置內殿所以治護若萬方

在公安欲數置內殿所以治護若萬方

賜千金欲數置內殿所以治護若萬方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本言笑不然則增篤自親唯夜不能寐病為小  
 廖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昭視凌統卒權為  
 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綵二子平各數歲權內養  
 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退見乎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之節既稱尊號  
 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  
 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孤與子瑜有死生不  
 易之誓子瑜之不負也是以忠臣競盡其忠既志士咸得肆力  
 孤猶孤不負子瑜也是以忠臣競盡其忠既志士咸得肆力  
 孔安國尚書傳曰謨洪規遠略固不厭大區區者也言其  
 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大區區者也  
 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土下曰余尚得天  
 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小余界方言曰賦  
 安也於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苟謂衛公子荆善  
 豔切也於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  
 曰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  
 完矣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  
 謂朕何宮室輿服蓋嫌如也漢書文帝曰豫達太子謂

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

兆穀深傳注曰溲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

之缺粗脩杜預左氏傳注曰粗字常昭漢書雖醜化懿網未齒乎上代

杜預左氏傳注曰粗字常昭漢書雖醜化懿網未齒乎上代

注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周禮曰

國體國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帶甲將百萬其野沃

其兵練常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嘗有弘於茲

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

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敦乎遺典勸民謹政

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敦乎遺典勸民謹政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厄止之患也左氏

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或曰吳蜀有齒之國左氏傳

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永不求或曰吳蜀有齒之國左氏傳

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大蜀蓋藩援之與

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漢書項梁曰田與國之王也如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

輦曰長轂兵革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

不過千夫詩曰先啓行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漢書曰

自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也艦故劉

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

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

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天子總群議而詎之大司馬陸公

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山物於下跡為川谷以道其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左氏傳子魚曰劫敵之人隘而不

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

成列天將謹守峽口以行禽耳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

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

子蒙于時大邦之衆雲荆刺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

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翔電發說索王曰今楚魏之兵雲

我而微異不以文害意懸於江介築壘導渚飛導渚

導循也襟帶要害以止人之西而已漢舟師沿江東下

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坑東坑西陵步闡城東北長

坑上而當關城深溝高案平養威及虜跡於跡待戮而

坑北其迹並存



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  
有遺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

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  
萬計志曰西陵晉步圍據城

因部分諸軍美考等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

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

城公安督留應距胤身

屈夜追抗使輕騎躡之

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

還師歸國獻俘授職杜

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

儀曰文王我師也自是

周公豈欺我哉燔燧罕警封城寡虞言少有事也陸

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

而六師駭蒼頡為曰夫

太康之役

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

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曰孫

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而

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

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詩大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革卦玄曰亂不極則

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

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趙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孤虛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周易坎

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

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細國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

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所謂合其參者也

參則及其止也恃險而孫卿曰天有其財人有其

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非之優也山川之險易守也

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

武所以用之者失也具

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

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

也則北庶與之共患安

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

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

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

離之詩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

不與而禍違者何

先王之國之長規審存止之

人亦寬冲以誘俊又之謀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

也則北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

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

宇來秀無悲殺之思黍離無愆

子將朝周過穀之故墟見麥秀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士宗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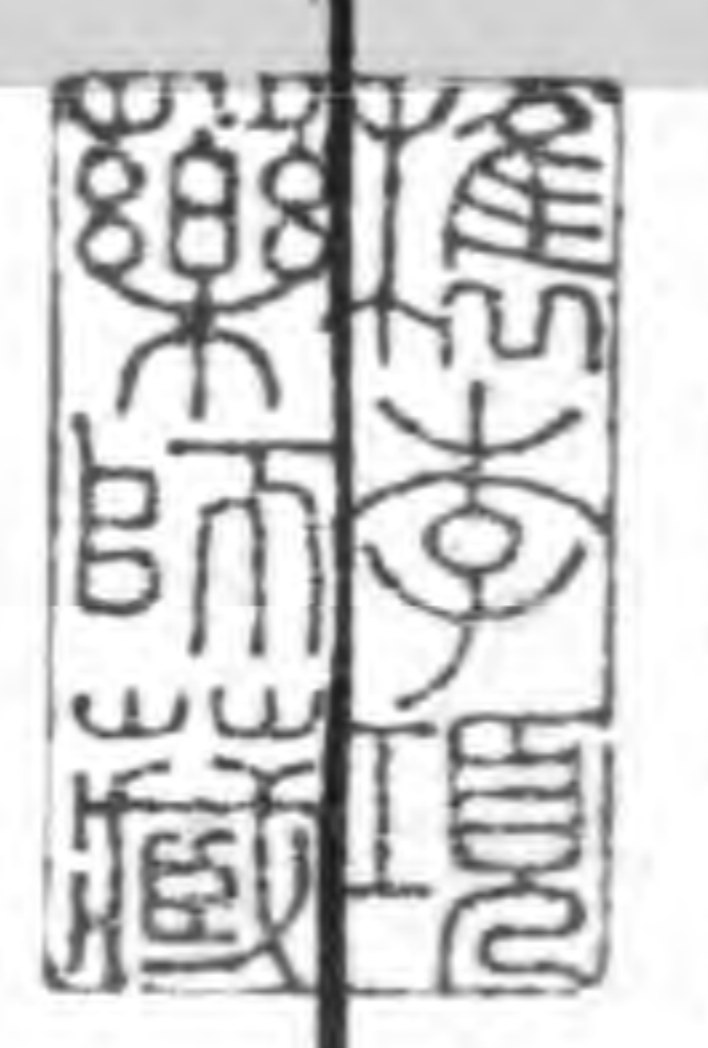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



論此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

天爵人尤創制垂基思隆後葉此考識曰順命以創制論語

也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左氏傳楚茅尹無宇曰天子

家曰有其國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漢書

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

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

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得失

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之得失驗行是以其詳

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揚雄長揚賦曰

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

任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

長建五於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賈逵國語注

與財古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

字通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

所謂盤石又有以見緩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大方法也呂氏春

力者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

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

子曰季孫圖其心不忘其君利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故易

曰說以使民民亡心其勞周禮也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

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後利之子月不利而利之不利而

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非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愛而後用之不加愛而非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用者取天下者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保社是以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

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與天下同之憂則與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利博則恩

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篤樂遠則憂深口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

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

受也禮記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言王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曰可使南面言王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辯九服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

之國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

鄭玄曰子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

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

體猶也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殺之國不能擅

親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

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

宣帝曰漢家本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

以霸王雜之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

孫卿子月不利而利之不利而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利而不利者之利也

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以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

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公問政子曰文武之原法期

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不可常慮故期在於必薄道

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慈也娛萬切左

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前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其弊在於疆

厚下之典漏於未折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

左氏傳楚子問中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

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

尾折折其本也侵弱之豐遘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

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

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國

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常昭陵夷之禍終于七雄七言

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月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

夏后之世尚書曰爾雅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文質相

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

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可知也周因於禮禮所

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

預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有隆焉爾者一也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豈玩二王之

何而闇經世之策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固知百世非可

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固知百世非可

憲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

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

此之謂土崩不知是以經始擇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

毛詩

始靈基吳越春秋

非謂侯伯無可亂

釋位主弱憑其重

保名位祚垂後嗣

不輟神器否而必

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於其得言懲周以

弱下之術前王所

公將去群公子樂

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連國

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

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

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甲猶

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

止也老子曰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

也為者敗之帝王之道懲周之失自

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自

燕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

驟日不可公族公室之伎葉也若去之

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

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

臣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顛沛之釁實由孤立

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

思五等之小怨忘蜀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知陵夷之

可患間土崩之為用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

孫曰叔出李處有日珠曰古之令主然片言勤王諸侯必

所以為統天者不遠馬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

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一朝振矜遠國先

叛公羊傳蔡丘之矜齊桓公而矜之叛者九國震矜之者

自美故彊晉收其請隊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

之王亨醴命之省請隊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茂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也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

重馬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至嚴又曰勝廣為屯長行

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

至斬西夫澤鄉勝君擊關羽入至嚴又曰勝廣為屯長行

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境土踰溢不

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導舊典尚書曰舊典

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教被其殃上教爽

其憂甚非所以安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教被其殃上教爽

削其支郡不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

此宗廟不安也

也阻恃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

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

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及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

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亡入

趙亦皆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

反也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特為派矢

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

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劉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

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劉賈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

左氏傳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

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群盜所邪而

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

善至起兵反以表益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益來知其欲說

笑而應曰我巳為東是蓋過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杜

過其正已見上文周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

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

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大臣迎立代王郎

中令張武日以迎大主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

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

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

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是以

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

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明遠數詩尚

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

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

拾遺如光武中興篡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

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僅

車覆後車戒也尚五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及數世獲軌充卉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充古字通左氏

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

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漢書曰縱恣意

衡古在周之衰難用一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一子左氏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為國之師及惠王

即位取為國之圖以心圍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管父以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



國漢書述曰孝景皇帝以諸侯方命常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萬國也王命論曰問于于求也三子子桓

天邑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于敢求爾于天邑商 鈺征鞏

震於閩宇鋒鏑流于紆闕傳文西都賦然禍止畿甸害不

軍及毛詩曰軍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漢書難蜀父

成天下晏如也淮南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史記曰周人相與共和十四年厲王出奔子妃召周公二

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左子碩鄭伯見魏

自國門入魏叔有北門入殺子類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

君于鄭避毋象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

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于豈若二漢階闈

擾而四海已沸謂王篡篡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董卓

也范曄後漢書曰何以延私呼卓入朝遠惟王莽篡逆之事

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北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於疆

悼心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聖王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

匡天下又曰桓蓋遠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

子謂趙孟曰子蓋亦涉心續禹功而大庇民乎故烈士扼腕

既瑀與孫推書曰大亦夫雄心能無憤發

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中入變節以助雪國之

禁漢書張傳書曰是助禁為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

志以謀王室漢書曰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

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非與主下皆市人

州刺史馥等到官各下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于歸德門問於眾何日子干其齊手對曰難

將納之子于歸德門問於眾何日子干其齊手對曰難

恭王有寵子國有太子呂氏齊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君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一人之熱卒也

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

劉馥等兵起乃鴆殺之義漢書班固曰假號雲台民望未改而

已見大漢之滅矣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

天人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非

多亂唐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

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

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三孫滿曰德之休明尚長率連

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

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諸子魚曰又用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

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後百鬻官之吏以貨隄財則貪殘

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

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民安已受其郡縣之長為

利圖物物能利已乃始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

志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連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

人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子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

也子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

論語注曰在安民孔安國曰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

注曰情實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

論語注曰利已鄭玄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

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流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

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

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

日若考作室子乃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漢

弗肯堂矧肯構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

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

畔後漢書鄭泰曰以膠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

目之眾當解合之勢雨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雨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雨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而脩短異期者譬雨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一以秦漢之典殆可以一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國尚書傳曰蔽斷也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辯命論辨命論辨命論以自喻去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劉孝標孝標植根湘右流寓魏庭履難危僅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

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

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

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

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

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漢

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

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

雨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於辨去各觀文立義也崔寔

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

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

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

以自喻去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湘右流寓魏庭履難危僅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八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

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生一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

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華子孔子謂子路曰聖

有時臨大難而不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鄭玄禮記

言至也天旨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瑤璋特秀郭璞曰孫子

謂天子意也英偉名儒禮記曰瑤璋時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主恭遠

武子曰天才英偉亮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主恭遠

特秀超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

古邈今者日者曰帝今日發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

者日者曰帝今日發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

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德行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

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而信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甚易歟史記曰司馬遷曰天然則高才而無責任

饗餐而居大位自占所歎區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趙

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由天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故

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饗餐

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綸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

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

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

日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皆負青天而莫

之大闕者司馬彪曰天折關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仲任

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莫知其辯別也仲任論

菽其源子長闡其惑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

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

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雖其貧賤

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

頤篇曰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弓獨薦顏淵為好學然

蚤天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比其大彰較者

也余甚至於鵠冠瓊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

或馬至於鵠冠瓊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

人所召七器鵬冠禮記孔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曰

於夫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

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

閔子騫曰禍福詭譎謹詭譎詭詐也詭譎詭詐也詭譎詭詐也詭譎詭詐也

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

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嘗試言之曰嘗試言之曰莊子

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大成而道泥兮萬物得之以生而

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

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

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周然之理不可安於水性也不知吾

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鼓動陶鑄而

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

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曰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君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沉浮交錯

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更劉之志老子曰亭之毒

相曰芟夷我農功慶劉我邊陲言殺也墜之淵泉非其

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言墜之淵泉鱗屬也昇之霄漢羽族也

蕩乎六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莊子曰形

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乘楚曰夫春氣發而有

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又蓬狂其與謂有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礙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者常乃止於狂又曰吾一愛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若命之不可

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所論命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冥初魏文帝鬼神莫能預聖哲

不能謀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以

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

尺之壁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有二十為度帝至德

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

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唯上智與下愚不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夫生之必死聖所不能免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尚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

成湯之早煎流金鑠石楚辭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傳子曰

文王子曰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

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路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

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

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魯人字伯牛以

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芣芣大有惡疾也詩曰采芣

采芣薄言采之君曰采芣澤瀉也芣音臭惡之草詩人

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與

采芣雖臭惡車我猶采來而巳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

我猶守而夷叔楚淑媛之言子與困臧倉之訴崔瑗七

不離去

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芥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揚脩書曰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子

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

其體著七篇細言之孟子然子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

公將出嬖人滅倉曰有司未見所之敢請公曰諾樂正子見

曰何哉孟子少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

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

以不果來也王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予不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謂庸人者口不能

道善言而志不色色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至乃伍員浮

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子非庸庸之所職

屍於江流三閔曰沉骸於湘渚子胥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

於江中楚辭以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閔大夫與漢書曰賈

誼渡湘水為時以吊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

亭義曰謂不以罪死曰纍纍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

自為郎君山鴻漸鍛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

髮於郎署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傳誼以請去意不自得

曰父老何君山鴻漸鍛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

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

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

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道病卒周易曰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白鍛羽殘羽也

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

有侏儻之志明帝以爲釘封過其實抑而不濯羽弱水暮

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

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近世有沛

路謂孔子曰夫子尚道行乎莫居之隱也

國劉瓛相瓛弟璉津並一時秀士也蕭子顯齊書曰劉瓛

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

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璉方軌正

白

直文惠太子召建入侍東宮每上事齊創  
校尉卒官呂氏奉秋曰齊耕於歷山秀士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  
行范曄後漢書曰揚震字伯起

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  
一善則孝孝服膺而不失

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唯則志烈秋霜  
心貞崑玉亭亭

高疎不雜風塵 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稟  
稟馬高鳴焉莫

以岩岩郭璞遊仙 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  
於天地 周易曰

振民毓德毛詩曰 衡而官有微於侍郎位  
不登於執戟相

門之下可以棲遲 衡而官有微於侍郎位  
不登於執戟相

次殂落宗祀無饗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尚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 毛詩曰

玉其相毛萇曰相 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  
而莫用 司馬彪

曰擯棄也馬融論 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  
楚辭曰

語注曰韞藏也 而有待兮宿莽與壘草同  
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

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 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檄蜀文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 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

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之與殤子 尚書曰冢宰掌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  
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十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

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

祖為猗頓之與黔婁陽文 與敦洽 猗頓也見過秦論皇  
之天 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

則手足以康為謚曾子曰先 存時食不克虛衣不蓋形死  
不待脂粉不斂傍無酒肉何以 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



陳有惡人馬曰敦洽歸廢世顯廣顏色如漆楮垂眼臨咸

莫長時而盡技陳良見而甘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寸知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

道於仁記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

宿於義生有命富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

凶或不召自来或因人以成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昔人知下相接之交错糾以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易故因人以致人之交错糾以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

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也寡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禍子虛賦曰交錯糾紛曰冠子曰禍子福之所倚福子

銳不可以一途驗等琴不可曰以勝杜調也鬼谷子曰即欲

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曰寡廓忽慌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必

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必

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

夫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

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

果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

義禮智四者聖人而或者親

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

之所御萬物也而或者親

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

聞孔墨之挺生謂英魯擅奇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

日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鏹官

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

之予必使汝大哉之商王紂

神來告曰夏德大亂牲攻

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

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

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

皆命也挺生膺期持授

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

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

青紫彭彭越韓信周易曰

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鷲

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守子文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文選卷五十四

組綴蒼頡篇曰綴綴也漢書石又侯勝曰士病豈知有力者

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因矣故

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請

陳其梗槩東京賦曰其夫靡願臆理咳嗚許願子頰鳥形

之異也楚辭曰靡顏厲理遺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

也音後通伏文曰嗚口不正也史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

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吐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

之物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辯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

傳曰微言音其應我若響之聲是人必封不父矣左氏

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淮南子曰大夫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

境左氏傳叔與曰吉凶由入史記齊威王使人龍犀曰角

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曰角

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河目龜文公侯之

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其強黃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

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撫鏡知

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復龜文後為太尉撫鏡知

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奉鏡

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

大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紐稷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五也與已姬密埋璧於太室之

庭使五人拜康王躋之靈玉肘加焉子干子替皆遠之平

王弱抱而入再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尉與王

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見如虹下流華者女節夢意感生

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皆兆發於

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其若謂驅龍虎奮尺劍入

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殺二也

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羆擊

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殺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

子曰源道者則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冥莫知其情

王命論曰神明之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龍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

原夢有神仁義有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水出告

其鄰東南子曰顧其色畫一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

若姬常告之曰而歷陽淮南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育

視東城門有血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姬殺往視門

吏問之姬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其門明日姬早

往視門有血便走楚師屠漢卒睢息河鯁其流秦人坑趙

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

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

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州沸聲如雷使秦業帝

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弱死

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火火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

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

秋霜一下蘭艾俱落雖游百之英才伊顏之殆廢焉能抗

毛萋詩傳曰蕭蒿也之哉其殺三也史記曰言桓公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

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也廢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幾乎王弼曰廢幾於知幾也也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

瑕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實憲為車騎

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

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今既

病免家居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

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

下有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

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樂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

死霜露其為詬呼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

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曰

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比遊燕

趙中山皆莫能辱容甚困乃一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

大夫廉曰大夫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

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

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上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子余不忍

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

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

震本朝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閔志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

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

四也應據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

故重華立而元凱升幸受生而飛廉進

什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欒擣擣大臨龍降

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

伯奮仲堪叔獻季荝

八元舜臣堯舉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元使布五教子四方

史記曰帝乙崩子受嗣... 伊奔告于受... 庶毒庶生惡來... 俱以材力事... 君寡庸君多杜... 謀而薰猶不同... 以其類異也... 實曰接是使渾... 容庭堅耕耘於... 類惡物頑器不... 有德不才子不... 後及前王之... 出左氏大義仲... 谷口鄭子真不... 伊奔告于受... 庶毒庶生惡來... 俱以材力事... 君寡庸君多杜... 謀而薰猶不同... 以其類異也... 實曰接是使渾... 容庭堅耕耘於... 類惡物頑器不... 有德不才子不... 後及前王之... 出左氏大義仲... 谷口鄭子真不...

我無繫於天其救五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天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彼

我秋考人面獸心宴安鳩毒

我秋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

心左氏傳管敬仲曰

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漢書

宴安醜毒不可懷也

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漢書

何足喻

淮南子曰堯之時箕子... 雖大風立於青丘... 雖大風立於青丘... 雖大風立於青丘...

何足喻

淮南子曰堯之時箕子... 雖大風立於青丘... 雖大風立於青丘... 雖大風立於青丘...

山水上繳大風於青丘... 修蛇於涸廬禽封承於... 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 豕大豕桑林陽濤之地...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遺

日乘間電發

南風不競毛詩曰晉之行也... 長日杜晚切又曰蕩蕩

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也左帶左袵也尚書曰四夷左袵用弗成類主心長也

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帝劉備孫權乘間作偽魏志詔曰息弗胥於桑墟

都晉紀愍帝詔曰洛陽舊都也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

名號於中縣紀毛詩曰維桑與梓

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尚書注曰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

寧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如後漢書注曰梁商上表曰匈奴

日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神川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

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當其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

骨之以人其救亦也周易曰來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

也孟春始孟秋始縮高誘曰羸長然所謂命者死生焉

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相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

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

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

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

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和

為命焉知其所以也夫神非舜禹心異宋均才絀卦中庸在

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宋均才絀卦中庸在

於所習舜禹一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

丹宋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

也廣雅曰絀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

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

芳蘭入而自變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

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

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四久而不聞則與

其所去就者慎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子曰

其所去就者慎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子曰

鄙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楚穆謀於潘

應瞻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崇成殺逆之禍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

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

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天與太子入舍於孔氏

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

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

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常曰熒惑守心心宋之

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於

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

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是時熒

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信殷帝自翦千里來

雲於其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禱用祈福於上帝雨乃桑林

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若使善惡無徵未

洽斯義猶命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且于

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其間門壞父若方共修

之於公謂之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究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

世又曰嚴延年遷河南人守其母從東海來諫延年神

到維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見其母已謂延年曰天遣神明

人行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若見狂子被刑戮此君子所以

自疆不息也言善惡有微天行君子毋自疆而不息如使

仁而無報奚為善立夕乎斯廷定之辭也無報可故修

善而立名乎足不由  
耳莊子有吾問于連  
徑廷激過夫聖人之  
之辭也

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  
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  
人又有吾問于連叔曰  
及吾驚怖其言猶河漢  
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

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  
不出圖吾今以其片言  
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

卅雲小卷周宣祈雨珪  
壁斯罄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

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

不逮勛華之高延年碩獲未甚東陵之酷勳華已獲見上文

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湯湯上帝豈如是乎

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疆也

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古語孔子曰

進芻豢衣狐貉襲沐紈觀竊取之

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

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餘謂魯哀公曰黃鸝啄君稻梁國語

曰明大有經其不說者斯乃徑廷之言

而悔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

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

必有餘慶徐幹中論鳳鳥不至言

且荆服德音

若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于叟種德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

君子所以自疆也

古語孔子曰

君稻梁國語



水統長揚賦曰增聞節衛竊取之聲既藉詠懷詩修道德

曰此里多奇儻周禮曰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

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

命之君子也郭象曰言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君正莊子身綱帛曰夫體道者天下

知命故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

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

喜死而不感知惡死之予或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

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或人之言君天下者禹臺九畹而

屋也毛詩曰於土室緇逢未定憂其慮土室緇蓬已見不

我乎夏屋渠渠充拙於富真不遑遑於所歆禮記孔子曰儒有不墮獲於

高上傳黔婁先生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豈有史

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

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廷集有

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